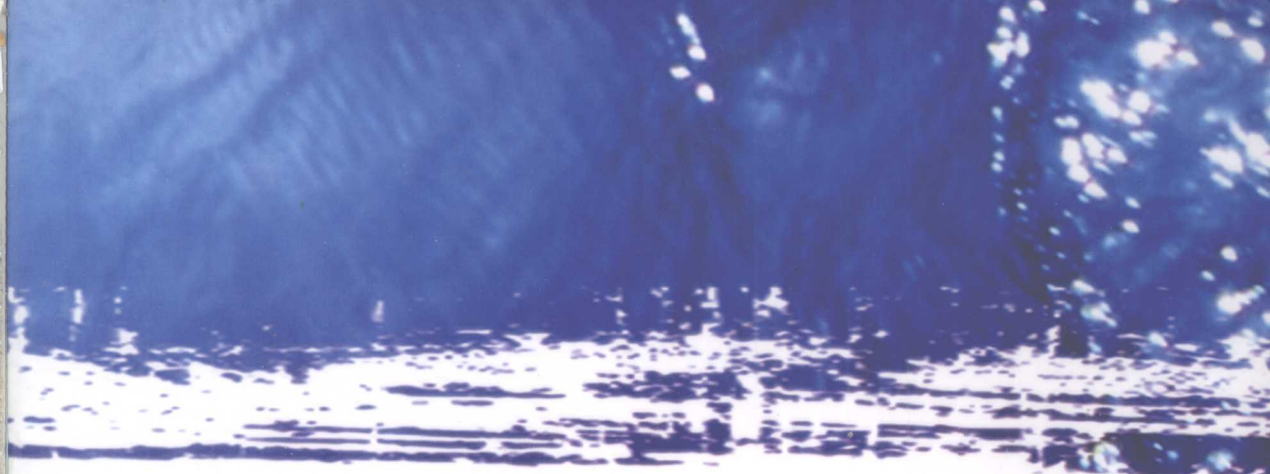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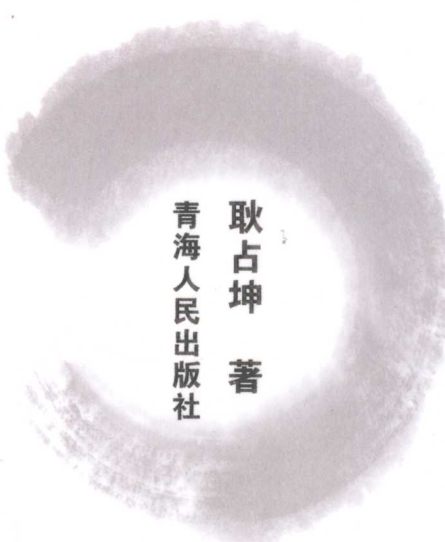




青海湖传

The Story of Qinghai Lake

在那儿，日月山的西面就是我家，像
彩虹一样美丽的草原环绕着措温布，
男人套住一团白云就成了骏马，女人
掬一捧海水就是颈项上的翡翠。



耿占坤 著
青海人民出版社

青海湖传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青海湖传/耿占坤著.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225-03458-4

I. 青… II. 耿… III. 民间故事—作品集—青海省
IV. I277.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 164742 号

青海湖传

耿占坤 著

出 版 青海人民出版社 (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发 行 : 邮政编码 810001 总编室 (0971) 6143426
发行部 (0971) 6143516 6123221
印 刷: 青海雅丰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180 千
插 页: 5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 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225-03458-4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自序： 一个古老的地域距世界有多远

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一角，青海湖以一种远离世界的原始而存在，以一种面向世界的自信而展开，以一种接近世界的忐忑而徘徊。作为一个地域和一种生活的神圣象征，青海湖拥有自己的文化时间和文化空间，拥有自己完整而独特的情感世界和生活方式，她生活在自己的梦想和历史进程之中。这是许多人不知道或不能理解的。而这一切也都在急剧的变化之中，许多事物甚至来不及为人所知。哲人说，宇宙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的规律。在人类的历史上，也许没有哪一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不可预见地富于变化了，仿佛一切都稍纵即逝。那些逝去的事物也许不会完全变成烟云，但是风吹雾散之后，面对尘埃中的几枚碎片，我们注定无法在想象中把它复原成一个装满芳香乳酪的器皿了。这就是我想要讲述它们的理由。

这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的地方，一些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的人和他们的生活。我不试图讲一些奇情异事来满足或适应某种人的猎奇心理，也不想编一个美丽的故事来哗众取宠或感动什么人。这只是一些事情，日常的、琐碎的事情，

关于它的时间、它的生活、它的话语、它的智慧、它的歌唱与哭泣、它的水和草,以及我的思想和情绪。如此而已。

然而,这些并非特别的事物却有足够的理由促使我去关注和讲述它。

青海湖浩瀚而美丽,她是远古海洋消失后在高原上留存下来的一段记忆,她记得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然变迁。在她周围,是广阔的优良牧场,这里是勤劳而善良的氐羌人、吐谷浑人和今天藏族牧民的家园。因而,在这湖的记忆中,也就同时储藏了他们的歌与舞、他们的帐房和羊群,储藏了这些男人、女人、老人和孩子的面孔及那些喜怒哀乐,储藏了他们生活的沧桑和演变。她有太多太多的悲剧和喜剧故事不为我们所知。我常常面对湖水,就像面对一本用另一种文字写成的史书,我试图猜测那些符号,从那只言片语中认识 and 了解一些发生过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风的季节、花的季节、冰雪的季节,在金色的丰收季节,我来到这里,在这湖畔的草原上,我同牧民们一起生活。我同他们一起睡在土炕上,一起喝着用牛粪火煮开的奶茶,一起放羊、唱歌,一起打酥油、宰牛,我跟随他们转场游牧,我用极不准确的青海汉语方言同他们聊天(然而他们之中许多人除了藏语连这种方言也说不好),语言的阻碍使我更加注重用沉默和观察、用情感和心灵去接近他们,去理解他们的生活。

在这种接近和理解中,我渐渐把自己的身心融入其中。我从心理和情感上把“他们的”湖、“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我的”湖与生活,继而变成“我们的”湖与生活。我被这自然中的美和生活中充满人性的诗情所激动,并为能被接纳而深深自豪。这是一种自然而真实的生活,其中充满了与自由和人性的直接对话,它与自然伦理协调不悖。我身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不带有人工的痕迹,我身边的所有人没有伪装和面具,他们的情感和思想溢于言表。在这里,除了高大的护羊犬,我无须小心翼翼地提防什么,我也不必按照某个人的意志或某种人为的规定去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去想什么或不想什么,没有谁为我的思想和情感画一

个圈,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为我的脚步挂出一个“免进”的牌子。在这种状态中我深深理解到,只有在自然规律支配下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自由的生活、人道的生活,那种依照人为的规定循环往复的机械运动是何等的虚假乏味,那完全不能算作生活,仅仅是一种活命的手段而已。这就是青海湖、草原和牧人教给我的。

我要讲述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在当今世界相对封闭和落后的地方,但却不是世外桃源,它也许不会像深圳或浦东,一夜之间渔村变成都市,但它在改变,在不可逆转地改变。我要说的这个湖泊也许长期内(我没有说永远)不会消失,但她在改变,而湖畔周遭的那些生活将注定要消失,成为后来人无法想象的传说。伴随着这种生活方式、生活观念的消失,她其中所蕴涵的文化,她所创造的那个文明也将必然失落,无可挽回。其实,单单想一想我们将要失去那份自然的美丽、生活的温馨、精神的欢乐和心灵的宁静与超脱,就足以惋惜和悲伤了。我还试图想知道,在这种变化中,什么被改变了,人们失去和将要失去的、得到和将要得到的东西具有何种意义,人们如何看待和对待这些变化,人与自然、精神与物质、传统与现代、神与凡人之间发生了什么故事。

于是我不想默默地为它送行,我想努力地用我的笔挽留下一些什么,当然我力不从心,也许我只能留住那只鳞片爪,并且它显得那么苍白,但我相信这并非是无益的,或许在偶然间它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某种启示,在我们倦怠而暗淡的生活之夜摩擦出星点火花。

我承认,对于我所讲述的地方,我所讲述的人和生活,我并非了如指掌,甚至几乎达不到略有所知,这是我无穷的遗憾。我热切地渴望进入这个伟大自然和伟大民族的内部,进入那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情感之中,然而我发现我终归属于另一个文化范畴的人,我所使用的语言、思维方式和我的生活定式限制着我,使我只能停留在表面。然而一种热情又促使我不能放弃。

因此我采取了第一人称的讲述方式,我将我看到的、听到

的、经历的和想到的讲给你听，我一边走一边对你说：看，这儿。瞧，那儿。我也会不由自主地感叹道：啊，多好啊！或者：噢，太遗憾了！于是这种讲述方式便为我的主观感情和体验色彩找到了借口。我没有妄想通过写作去解决什么学术的或历史的、现实的某些问题，我也从未把写作当成一种事业，对我来说，写作一直仅仅是一种生活方式，是生活的组成部分。因而在我写这些文字时，它们就是我湖畔生活的继续，是我对生活的进一步体验和思索。我相信，世界上不会再有比过一种自然真实的生活更重要的事情。

我所写的这些文字，是我所讲述的那些人看不懂的，至少是他们绝大多数人看不懂的，但我希望有人告诉他们：那个曾来过这里的人，那个曾住在你们家的人，他说他喜欢吃你们的糌粑，那香味让他永远难忘。



目录

上篇

自序:一个古老的地域距世界有多远	1
蓝色梦想的远古海	3
被一个牧民家庭接纳	13
作为牧羊人的荣耀与尴尬	26
青稞和田鼠的秋天	34
生活往复,阳光每天都新鲜	41
同藏族乡长夜话	53
湖边的现代文明据点	62
迁徙,牛背上移动的家	73
我和格桑花的姐妹们	81
唱赞与祈祷的日子	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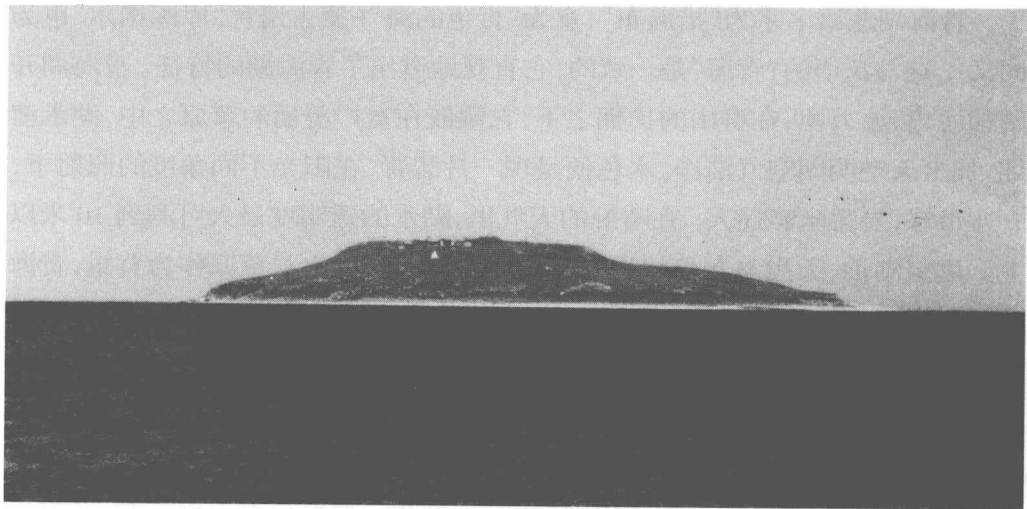


下篇

窥视女神的容颜	103
倾听岩画的诉说	116
追随朝圣者的脚步	128
感悟海心山的脉动	148
触摸时空的肌肤	173
体会四季的心情	188
一闪而过的风景	201
人与自然的秘密	225
女神远去或者归来	240
后记	258

上篇

在那儿，日月山的西面就是我家，
像彩虹一样美丽的草原环绕着措温布；
男人套住一团白云就成了骏马，
女人掬一捧海水就是项上的翡翠。



蓝色梦想的远古海

“青海城头空有明，黄沙碛里本无春。”

对于古人来说，青海实在是太遥远了，其所以遥远，是因为那是一个“春风不度”的地方。不止古人，现代人岂不同样如此？我在北京见到一个朋友时，他刚从广州回来，我邀请他什么时候到青海去看一看青海湖，他感慨地说：真想去一趟青海，不过那里太远了。我不禁哑然。其实，北京到广州的直线距离有1900多公里，而北京到西宁只有1400多公里，就算到青海湖也不足1700公里。朋友对此十分惊讶。这并不表示朋友的无知，实际上，对大多数人来说，青海的遥远是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是一种文化上的距离，在当代社会中，它还体现一种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差距，因为落后地区都“地处偏远”。

翻开中国地图，在黄褐色的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中国西部的腹地，有一片用蓝色表示的水域，这就是青海湖，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

青海湖称为“湖”是近代的名称，古称羌海、卑禾羌海、仙海、鲜水、西海等，北魏始有“青海”之称，但并没有成为权威的名称。我罗列这些名字是想说明，从这些极不统一的称谓中可以看出，青海湖及其地区与外界的隔离程度是很大的，她长久地多半处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不是“观”照之中。

青海湖藏语名字为“措温布”，意为“青色的海”（蒙古语称“库库诺尔”也为同义），这与汉语的“青海”是一致的，它直观地道出了青海湖的特征。青海湖开阔如海，碧波万顷，在群山的护拥之下，它镶嵌在宽广美丽的草原之中，湖水清纯，加上天空明朗空气洁净，水色便呈现一片碧青，在阳光不同角度的照射下，青蓝带绿，显得幽静迷人。在晴好的天气里，湖水的透明度最大可测到10米以上。远望湖泊，天光与水色相映，湖中落满了白云，远山与草原作为背景，青海湖便显出了一派纯朴而又高贵脱俗的气质，令人倾倒。青海湖地区是一个极佳的避暑胜地，7月平均气温也只有摄氏十几度，而且昼夜温差很大，夜宿湖畔，你仍然需要盖上厚厚的被子。实际上，青海湖是长冬无夏、春秋相连这样一个气候特征，湖面从12月结冰，至第二年3月方才解冻。最冷的月份里，青海湖就成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天然冰场，其冰厚可承载一群牦牛在上面奔驰，丝毫不须为它们担心。

青海湖面积约4400平方公里，湖水最深28米，平均水深18米，水面海拔将近3200米，环湖周长约360公里。青海湖是中国第一大内陆微咸水湖，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天然湖泊。湖水年蒸发量是补水量的4-5倍，因此长期呈缩小趋势，青海湖水系有大小河流沟泉70多条，在20世纪中叶仍有40多条为湖体供水，但目前只有十几条了，且大多是季节性的，这加速了湖面的萎缩。同鄱阳、洞庭等等湖泊相比，青海湖是幸运的，它没有遭到人类有组织的大规模围剿。青海湖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使其周围形成了沙丘、湖湾、子湖、岛屿等多种地貌，增加了其观赏性。随着这种观赏的深入，我发现它们渐渐地由被动变成主动，它们开始对我说话。

青海湖湖岸开阔平缓，大多数地方与牧场草地绵延相连，没有明确的地理界线，也有不少地方是粗沙碎石的海滩。岸边的草地或沙滩上明显地分布着一道道水蚀的痕迹，像树木的年轮一样，不过它表示的不是生长，而是湖体的萎缩过程，从中可以判断出某一年湖水补给的丰欠情况。在距湖岸更远的地方，古青海湖留下的足迹尚依稀可辨，只是那足迹早已被牧草覆盖。正像一个人的皮肤记载着风月流逝和难以忘却的旧痕新创一样，大地的皮肤上也铭刻着青海湖的历史和往事，它将那难以把握和追回的空间与时间以及重大的事变浓缩、保存起来，然后向我默默地讲述。当我审视着湖畔的一丘一岭一沟一壑，我便看到了一本用最古老而又生动的文字写成的史书。

专家们说,青海湖所在之处,两亿年前还是一片汪洋,后来由于地壳变动,海底升起,海水退去,这里便成了陆地。在两三百万年以前,这里再次发生剧烈的地质变化,印度板块与欧亚大陆的碰撞,使陆地持续上升,处于构造断陷交汇带的青海湖地区陷为盆地。那时候这里也许是地球上最为美丽繁荣的地方之一。山间森林密布,清泉四涌,河流奔腾,山林中、草原上各种野生动物你追我逐,一片欢乐,空气温湿,大气降水充沛,盆地集百川而形成湖泊,湖水又通过东出口而注入古黄河,直奔东海。

这样的好景象延续百万年之久。这时期新大陆仍以旺盛的生命力不断长高,喜马拉雅山成为地球上新的巨人。在距今 73 万年左右,湖周围的山体隆升加剧,野牛山和青海南山迅速抬升到雪线以上,对湖体形成强制扩张和挤压,迫使湖体缩小并渐渐隔断她与黄河的沟通。到距今 13 万年前,湖周围山岭再次快速隆升,湖盆也再次剧烈下沉,青海湖完全被关闭了。于是青海湖望洋兴叹,不得不开始了她的内陆生涯。喜马拉雅山的巨大身躯挡住了印度洋的暖湿气流,降水骤然减少,这一时期整个高原已被干旱笼罩,水量入不敷出。森林开始萎缩,动物纷纷逃亡,气温变得寒冷,湖畔植被退化,动物减少,湖中大量生物死亡。同一万年前的古青海湖相比,今天的湖水水位至少下降了 100 米,东西向退缩距离达 20 多公里,水面减少 1/3 以上。当然,这种萧瑟是相对青海湖的全盛时期而言的,上万年以来,这里仍然是水美草肥、牛羊兴旺的优良牧场,她孕育了不朽的高原牧业文明,养育了包括一部分汉族在内的许多中国当代民族的祖先——古氏、羌族群。

青海湖地区可考证的开发历史目前能推到 6 000 年以前,而在青海湖以西的柴达木盆地,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两三万年的旧石器遗址。长久以来,青海湖对环湖地区的气候起着巨大的调节作用,缓解了这一地区的寒冷与干旱,使这里成为理想的牧场和人类生息之地。环湖地区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址、岩画及民间神话传说,都表明这一地区曾经拥有十分发达的人类文明,但伴随着青海湖的萎缩以及外部世界的兴盛而显得衰落了。目前环湖草原是藏族人的聚居地,他们依然以牧业为主,在自然的演化、社会的变迁中,继续保持并创造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使之充满魅力。

位于湖东的日月山无论在地理上还是在人们的心理都是与青海湖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它的隆起才切断了青海湖与海洋的联系,也正是由于它的守

护才使青海湖至今犹存。如果没有这道山岭的拦阻,青海湖早已在缺乏水源补给的环境下一泻而空。日月山是一道外流水域和内流水域的分水岭,也是农业区和牧业区的分界线,唐代以前称为赤岭,是唐王朝与吐蕃王国的界岭,因文成公主进藏在此摔碎了可以照见长安故土和亲人的日月宝镜而得名。藏族人热爱和崇敬文成公主,人们以众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来怀念她。日月山平均海拔4 000米左右,山口公路路面海拔3 500多米,山下是一片广阔的草原,缓慢倾斜,直奔湖边。青海南山坐落于青海湖南岸,自东向西绵延而去,成为湖区与黄河流域和柴达木盆地的分水岭,最高峰5 100多米。湖的北岸是大通山。群峰之间风起云涌气象万千,即使到了五六月间,山下一场大雨过后,群峰上依然一片白雪皑皑,银装素裹。这些属于祁连山脉的高大山岭以一种顶礼赞颂的方式环绕着圣洁的青海湖,它们手挽着手犹如草原舞会上一群英武矫健的男子汉,将美丽的牧羊女置于它们宽厚有力的怀抱和洋溢着倾慕之情的歌声中,使这高原圣湖充满了神奇动人的柔情又不失其天然纯朴的豪迈。

青海湖山水相依。湖区内的河流沟泉均呈向心放射状地以青海湖为归宿,而它们的水源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四周山岭间的冰雪融水,尽管众多的沟泉已不幸再能注入湖中,但它们还是滋养了湖畔美丽的牧场。湖区的主要河流有布哈河、乌哈阿兰河、沙柳河、倒淌河等7条,它们占了入湖总径流量的95%以上,其中位于湖西岸的布哈河是最大的一条,它占有年入湖总径流量的近70%,可见其对于青海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与布哈河遥遥相对的,是位于湖东岸的倒淌河。倒淌河是一条奇流,它以西向倒流的趋势和诸多美丽的传说而著名。倒淌河发源于日月山,全长不过数十公里,流水涓涓,隐藏于草丛之中,乘车路过的人很难注意到它。有人说它是西海龙王的一根倒须变成的,也有人说它是文成公主在日月山停留时流出的思乡之泪,然而更多的人相信它是一条柔美而充满感伤的女性之河。假如驻足细看,你会惊异地发现,蜿蜒在草原上的这条细流却拥有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宽大谷地,几乎达10公里之宽!藏语称其为“诺莫切尓”,意为美丽的草滩。这不禁让人想到这样一幅远古时代的图画:布哈河从西岸入湖,纵穿湖面,然后又经由东出口浩浩荡荡直奔古黄河而去。但当日月山隆起之后,这条入海河流便被拦腰阻断,山中的细流汇集起来,沿着古布哈河道倒流入湖,于是这条贯穿的大河就变成了两条相对而行的河流,宽阔的河谷变成了美丽的牧场。倒淌

河显示了大自然沧海桑田的奇观,同时也像一个归家的游子,涓涓流水诉说着对母亲的依恋之情,因而更显示了一种充满柔情的自然伦理。由于湖体的萎缩,今天的倒淌河不再直接注入湖中,而是在母体之畔形成了一个子湖,也许是对这一不幸的补偿,子湖的水不再是咸水,而是淡水,可以饮用,清静甘甜。

湖畔的河流沟泉不仅是牧场及青海湖的生命之源,它们也是牧人的生存依赖,湖畔众多村镇和居民点的名字清楚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倒淌河、江西沟、黑马河、泉吉、沙柳河、甘子河等等。在青海湖周围还有 20 多个子湖,有的是淡



水,有的是咸水,形态各异,清澈秀丽,它们情意绵绵地依偎在母体身旁,更似群星拱月一般使青海湖富于母性的美丽和慈祥。这些沟泉、湖泊、沼泽共同构成了拥有 15 万多公顷的青海湖湿地,它是地球上 20 个重要湿地之一,对维护环境与生态的多样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对古人来说,只有车马驿道相通的西海的确遥远,而今天由西宁去青海湖已经十分便捷了。湖北岸的青藏铁路和一条省级公路与湖南岸的国道青藏公路环湖而行,它们使距离缩短了。我曾同许多人一样,认为苍凉的青海湖之地只不过是古代游牧民族的一片原始牧场,是一块自然的净地,没有什么历史可言,然而追逐着马蹄与牧歌,我才发现这里曾留下多少悲壮的故事,在野草秋风之下,隐藏着不可追回的岁月的辉煌。

青海湖畔水美草肥,是游牧民族的理想生息之地,几乎与中原黄河流域的农业文明同时,古氏羌族群在这里创造了灿烂的牧业文明,甚至在中原地区诸

侯争霸三国鼎立的战乱之时,这里优美祥和的牧歌也没有被打断过。然而随着西部的开发和中原王朝力量的西扩,青海湖就自然处于西部高原与内地联通的交通要道上了。在这一带被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版图之前,这里更是重要的边塞要地,因而也就成了频繁的征战之地,成了各方力量征服与反征服的战场。唐代诗人杜甫为我们描绘了一千多年以前那不断发生在青海湖畔的悲剧:

君不见,青海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
天阴雨湿风啾啾。

如果把这情景再现出来,它的悲凉恐怖一定会让人毛骨悚然。继古氏羌人的漫长历史之后,由东方迁徙而来的吐谷浑人占据了这里,最终建立了统治350年之久的王国。至唐代时,强大的吐蕃王朝在青藏高原崛起,并逐步向东推进。据《新唐书》载,唐王朝为遏制吐蕃,曾于公元670年发兵10万,在青海湖南岸的切吉草原进行了著名的大非川之战,然而“吐蕃益兵四十万来战,王师大败”,吐蕃“遂灭吐谷浑而尽有其地”,从此青海湖草原上的主人就由吐谷浑人易为吐蕃人。经过两次联姻之后,唐与吐蕃重修“甥舅”之好,于公元734年双方在赤岭(今日月山)立汉、藏文碑各一座,“以赤岭为界,表以大碑,刻约其上”。碑文曰:“甥舅修其旧好,同为一家。……不以兵强而害义,不以为利而弃言,则我无尔诈,尔无我虞,信也。”同时在赤岭进行“茶马互市”,开通民间商业贸易的渠道。一时国泰民安,鸡犬不惊。但其后不久,唐边关将领背信出兵吐蕃,双方再度失和,战争又起。唐王朝任命哥舒翰大将军为陇右节度使,大举攻克吐蕃领地。哥舒翰以其鼓舞人心的边关战绩赢得了高适等边塞诗人的赞美。至“安史之乱”,中原混乱,唐无力西顾,吐蕃乘虚东扩,曾一度控制兰、渭及河西走廊等地近百年之久。至元朝时期,有大量蒙古人迁到青海湖畔游牧,成为草原的主宰,元朝灭亡之后,大多数蒙古人又返回了北方草原。在清王朝的统治下,除了几次平叛战争之外,青海湖地区较长时期内处于和平安定的环境中,人口与社会经济都获得了较快的发展。这一时期,由于清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西方人经喜马拉雅山进入西藏探险的通道被切断,俄国、美国、法国